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熱話

文：陳科科

城市建設與城市文化建設之互存



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

人類和大自然的關係，自古至今都是息息相關的，但彼此的關係是「相敬如賓」還是「絕情反目」，卻取決於自以為有能力主宰萬物的人類。

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於六月蒞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時，以「城市文化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為演講題目，再次提醒我們，文化遺產若不好好的承傳下去，到最後，人類可能一無所有。

城市建設為社會帶來的挑戰

城市既是人類文明的成果，亦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家園。每個城市都是因為它們的前輩古人努力建立的那些具特殊意義的文化遺產而變得獨特。可笑的是，隨着科技日漸發達，我們擔心的不是怎樣用有限的資源去保護最多的文化遺產，而是如何盡力地把僅有的文化遺產列入保護之內。

說到城市建設的速度，單院長以蘇州於九十年代跟二十世紀的城市建設用地圖作比較，紅點顯示的是城市建設的地點所在。這才發現短短二十年間，二零零六年蘇州的城市建設幾乎是無處不在，地圖中的紅點與紅點間幾乎沒有一絲的空隙。

當前中國處於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城市建設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展開，文化遺產和城市文

化特色保護處於最緊迫、關鍵的歷史階段。面對種種問題和挑戰，每一座城市都必須以文化戰略的眼光進行審視。

從「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單院長認為在考量城市文化建設時，首先要避免城市記憶的消失。城市記憶是在歷史中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從文化景觀到歷史街區，從文物古跡到地方民居，從傳統技能到社會習俗等，眾多物質與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記憶的有力物證，也是一座城市文化價值的重要體現。

第二點是要避免城市面貌趨向「大同」。城市面貌是歷史的沉澱和文化的凝結，是城市外在形象與精神內質的統一的產物。一個城市的文化發育越成熟，歷史沉澱則越深厚，城市的個性就越強，品位就越高，特色就越鮮明。

第三是避免城市管理的錯位。城市管理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肩負起對未來城市的責任。城市管理不為人們提供方便、舒適、優美的物質環境，更要為人們提供安靜和諧的文化環境。

1933年，誕生了關於「功能城市」的《雅典憲

章》，主張以功能分區的觀念規劃城市，並指出城市的居住、工作、休憩和交通四大功能要協調、平衡發展。這一理念對各地城市規劃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適宜居住是和諧城市的重要特徵，將城市目標定位為宜居的城市，體現了城市建設和發展從以物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的轉變。

保護文化遺產全民有責

是次講座的主題是「城市文化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只是限於篇幅，文化遺產保護這部分不能一一介紹。但單院長在演講當中，用了很多真實例子去證明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

再次說明文化遺產保護不僅是各級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專利，而是廣大民眾的共同事業。只有當地居民傾心地自覺守護，才能實現文化遺產應有的尊嚴與永久的生命力。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盲道「九曲十三彎」。網上圖片

滅蟲



春夏之交，蟲出沒注意。剛入伙的新家在大廈一樓，樓下就是停車場平台，再下方是商場食肆——這還不止，對街就是後山，旺中帶靜代價就是——靠想像就知我是硬闖了蟲蟻的民居，內子是典型处女座，傳說中的極端潔癖者，未見蟲影已如臨大敵，甲由屋十步一問，毒餌處處，劃成核心安全區，確保眼不見，始為乾淨。

大概她的殺意強烈，氣場堅牢，所以蟲群避之則吉，不敢造次，於是就以魚肉本人為樂，橫行無忌——在廳房正中央散步，而且是光天化日下。於是一對拖鞋用作出外，一對轉化為武器，就如看似融入尋常百姓家的摺凳，一言不合就可以大殺四方威懾武林。

於是，還是用化學武器劃算。最後翻看希特拉的故事，包括《第三帝國興亡史》、《拆解希特拉》，還有BBC的紀錄片《The Nazis: The Warning of History》……納粹德國可謂用毒高手，甚至形成了「毒癮」——希特拉於1945年自殺，本來是打算自行一槍斃命，但他又怕死不乾淨，於是在吞槍前先服氰化鉀，兩劑自殺。

我當然不是用氰化鉀，這可是將魔頭伏法的毒王，氨基甲酸酯、氨基甲酸酯、人工除蟲菊精……諸如此類。於是趁內子上班，我就來個大殺四方。最當初我是在蟲出沒的源頭噴灑，以儆效尤，而且氣味竟然挺芬芳，有些是隱然菊香，有些是香茅檸檬，比洗手間的清新劑還清新。

以上所說，我沒有否認不是虛構，反正真真假假的話語權都是在說的人口中。美國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有句名言：「如果你手上只有一根錘，你會把眼前一切都看成釘子。」如果我手上有一支殺蟲劑，我就會把眼前的人與物都看成螞蟥。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文：殘月

毛粒女子與金魚

昨天晚上，我在輕鐵上遇到了這樣的一個女子，一個起毛粒的年輕女子；她不僅衣服起了毛粒，她手中那兩個環保袋，以至臉上掛着的口罩亦如此。

然後我留意到她的雙眼。泛黃的眼球好像被一個紅色鐵絲網包裹着，眼臉厚重；她更沒有束髮，只是隨意讓它散亂，是油膩的、糾結的；她一直低着頭看自己那穿灰色拖鞋的腳，仿似要逃避所有觀眾的目光。

為甚麼我會留意到她呢。也許吧，她好像不習慣這狹小的車廂，這裡的氣氛更不習慣她的存在。在左右搖晃的車廂裡，她無力地扶着褪色的扶手，與其他人相比，如那些手指在智能電話上游盪的、那些高聲談笑聲的、和那些背着書包翻着筆記的，她就像一塊長滿毛粒的絕緣體，顯得如此的格格不入；她的裝束，讓人誤會她有些病，一些會傳染的病，所以只有她握着那扶手，所以站在她身旁的老伯、學生、西裝男人、都掩着鼻，眼神更透出厭惡的情緒，教她更不自在。

不久，輕鐵靠站，車門打開，她就下車了；她以極為緩慢的速度，好不容易，才能在人群中找到縫隙；但她不是走出去的，而是被擠了出去，還幾乎被自動車門夾到，結果她所穿的一隻灰色的拖鞋，遺留在亮得發白的車廂裡，然後輕鐵關門遠去，她的身影漸漸稀薄。

於是我便想起了前幾天，家中那條只有半隻手掌大但會出走的金魚。

那天早上，十時多我才起床。還未全然睡醒，而且又沒戴眼鏡，所以看到的東西都好似失焦了的照片般。我從房間走出客廳，突然看到有一塊長形的、金色的東西橫置在白色瓷磚上。我蹲下來，定睛的看了好幾秒，才猛然發覺原來牠是金魚，一條從鞋櫃上魚缸裡高空墮下的金魚！

我以為牠死了，心中不斷想，要是我早點起床，牠也許不會這樣吧；我望着牠的眼睛，當我還在想牠究竟能不能看見我時，牠的眼睛就滑動了一下，好像要用盡最後的一絲氣力，告訴我，牠成功了，逃脫了。

就在牠在水的漩渦消失的那一刻，我卻後悔了；牠為甚麼要跳出來呢？是想離開這個長度不到五十厘米的魚缸嗎？要是這樣，牠是自殺，還是我們人類把牠謀殺了？

所以當我碰到那個起毛粒的女子，我便想起那條金魚。不知道那天牠上車前，遇到了些甚麼，使牠表現得如此局促（是被水圍困了嗎？），長滿了毛粒；下車後，她更像掉落了些甚麼（是一塊魚鱗呢！），一拐一拐地走回家，然後陷入生活的漩渦。噯，不過這些事，每天都在發生，也沒甚麼驚奇了，對吧？

短載

文：緩緒

定向的河流(六)

豐容望着老婦的每一個舉動，眼圈一直都有點濕潤，心裡很是感激。

「姑娘，有您在，我就回去了。這是我做的紅果羹，罐子裡裝的是今天一早新擠出來的羊乳。調羹就在籃子裡。這都是您父親平時愛吃的。嗨，真希望您醒來後能吃上一點新鮮的食物，但願上帝保佑他。」

剛想轉身，婦人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似地招了招手，把豐容帶進了洗手間。

「一會兒等您父親醒來吃過點東西後，一定要替他擦身，替他按摩，尤其是那些直接壓在床上的部位，以便能替他活動一下筋骨。不然，就怕長期躺着不動，肌肉萎縮了，即使是病情能夠好轉，腿腳也動彈不得了。來，看見了嗎，掛在這一面的是替他擦身用的手巾，這面這塊是洗臉用的。每天使用之前，我都會事先用沸水燙一下。我看，我還是等他醒來後再離開吧。」

說到這時時，婦人像是有點放心不下似地朝病床方向望了一眼。

「哦，不用，這些事我全知道應怎麼做。謝謝您提醒我，這些日子實在是太麻煩您了。」

「那好，說真的，病人身邊能有女孩子照顧，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老婦出去時正和一位進門來的護士迎面相撞。護士從托盤裡抽出一支體溫計，表示要替病人測一下體溫。

「等一會兒再說吧。」

豐容把聲音壓得很低地說，生怕吵醒父親。可是沒想護士在床頭櫃上「噹」地一下放下托盤時的聲音已使病人微微地睜開了眼睛。

豐容走到床前，父親一見她，目光便沒有再離開過她的臉，不論護士把體溫計放在他腋下那一連串的動作有多大的影響。

「爸爸。」豐容俯下身去，把臉貼在父親的臉上輕輕地呼喚着。

老人把眼睛睜得更大了，一直看着站在床邊的女兒。

老人的眼睛一直睜着，像是想要訴說甚麼，嗓子裡卻無法發出任何一點聲音來。

老人像是在用目光開始敘述豐容所不知的事情。

11

巴黎第六區一座帶後院的大屋。盛夏的一天早晨，因為天氣太熱，已一連幾天都沒有外出畫畫的豐先生一早便已獨自站在畫室的一角，一邊面對着一張蒙着帆布，被晨光照着的方桌，一邊打量着桌上擺着的一隻陶罐和幾隻發青的蘋果。清晨，從窗外透射進來的陽光顯得十分柔

詩意偶拾

星池

善良

別黯然躲在鎖鏈圍牆 勿搖頭為內心鋪雪霜 掩蓋了雙耳獨自神傷 拿起小提琴演奏樂章 月牙早輕掛穹蒼發亮 讓靈魂伴隨幸福飛翔 撒花瓣美化你的夢鄉 請相信你的溫柔善良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